四庫全書

史部

金史卷一百二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六十五

孝友

溫特赫鄂勒博　陳顔　劉瑜

孟興　王震　劉政

孝友者人之至行也而恒性存焉有子者欲其孝有弟

者欲其友豈非人之恒情乎爲子而孝爲弟而友又豈非人之恒性乎以人之恒情責人之恒性而不副所欲者恒有焉有竭力於是豈非難乎天生五穀以養人五穀之有恒性也服田力穡以望有秋農夫之有恒情也五穀熟人民育豈異事乎然以唐虞之世黎民阻饑不免以命稷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不免以命契以是知順成之不可必猶孝友之不易得也是故有年大有年以異書於聖人之經孝友以至行傳於歷代之史勸農興

孝之教不廢於歷代之政孝弟力田自漢以来有其科章宗嘗言孝義之人素行已備雖有希覬猶不失為行善庶幾帝王之善訓矣夫金世孝友見於旌表載於史冊者僅六人焉作孝友傳

溫特赫鄂勒博西北路松科碩碩歡明安人年十五居父喪不飲酒食肉廬于墓側母疾刲股肉療之疾愈詔以為護衛

陳顏衛州汲縣人世業農父光宋季攉武舉第調壽陽

尉未赴值金兵取汴光病圍城中顏閻闗渡河往省其父因扶疾北歸光家奴瑪哩布貽誣告光與賊殺人光繫獄榜掠不勝因自誣服顏詣郡請代父死太守徐某哀之不敢決適帥臣至郡以其狀白帥曰此真孝子也遂併釋之天會七年詔旌表其門閭

劉瑜棣州人家貧甚母喪不能具葬乃質其子以給喪事明昌三年詔賜粟帛復其終身

孟興蚤喪父事母孝謹母没喪葬盡禮事兄如事其父

明昌三年詔賜帛十匹粟二十石

王震寧海州文登縣人為進士學母患風疾刲股肉雜飲食中疾遂愈母沒哀泣過禮目生翳服除目不療而愈皆以為孝感所致特賜同進士出身詔尚書省擬注職任

劉政洺州人性篤孝母老喪明政每以舌舐母目逾旬母能視物母疾晝夜侍側衣不解帶刲股肉啖之者再三母死負土起墳鄉隣欲佐其勞政謝之葬之日飛烏

哀鳴翔集卬木間廬於墓側者三年防禦使以聞除太子掌飲丞

隱逸

褚承亮　王去非　趙質

杜時昇　郝天挺　薛繼先

高仲振　張潛　王汝梅

宋可　辛愿　王予可

孔子稱逸民伯夷叔齊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其立心

造行之異固各有所稱謂而柳下惠少連嘗仕於當世者也長沮桀溺之徒則無所取焉後世凡隱遯之士其名皆列於史傳何歟蓋古之仕者其志將以行道其爲貧而仕下列者猶必先事而後食焉後世干禄者多其先人尚人之志與歎老嗟卑之心能去是者鮮矣故君子於士之遠引高蹈者特稱述之庶聞其風猶足以立懦廉頑也作隱逸傳

褚承亮字茂先真定人宋蘇軾自定武謫官過真定承

亮以文謁之大為稱賞宣和五年秋應鄉試同試者八百人承亮為第一明年登第調易州戸曹未赴會金兵南下天會六年斡里雅布既破真定拘集境内進士試安國寺承亮名亦在籍中匿而不出軍中知其才嚴令押赴與諸生對策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舉人承風旨極口詆毀承亮詣主文劉侍中曰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劉為之動容餘悉放第凡七十二人遂號七十二賢榜狀元許必仕為郎官一日出左掖門

墮馬首中闌石死餘皆無顯者劉多丞亮之誼薦之槀城縣漫應之即棄去年七十終門人私謚曰元貞先生子席珍正隆二年進士官州縣有聲

王去非字廣道平隂人嘗就舉不得意即屏去督妻孥耕織以供伏臘家居教授束脩有餘輙分惠人弟子班忱貧不能朝夕一女及笄去非為辦資裝嫁之北鄰有喪忌東出西與北皆人居南則去非家去非壞蠶室使喪南出遂得葬焉大定二十四年卒年八十四

趙質字景道遼相思温之裔大定末舉進士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為業明昌間章宗遊春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况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為外臣乎上益奇之賜田畝千復之終身泰和二年卒年八十五

杜時昇字進之霸州信安人博學知天文不肯仕進承安泰和間宰相數薦時昇可大用時昇謂所親曰吾觀

正北赤氣如血東西亘天天下當大亂亂而南北當合為一消息盈虛循環無端察往考來孰能違之是時風俗侈靡紀綱大壞世宗之業遂衰時昇乃南渡河隱居嵩洛山中從學者甚衆大抵以伊洛之學教人自時昇始正大間大元兵攻潼關拒守甚堅衆皆相賀時昇曰大兵皆在秦鞏間若假道於宋出襄漢入宛葉鐵騎長驅勢如風雨無高山大川為之阻土崩之勢也頃之大元兵果自饒風關涉襄陽出南陽金人敗績于三峯山

汴京不守皆如時昇所料正大末卒

郝天挺字晉卿澤州陵川人早衰多疾厭於科舉遂不復充賦太原元好問嘗從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人賦學以速售為功六經百家分磔緝綴或篇章句讀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為庸人又曰讀書不為藝文選官不為利養唯通人能之又曰今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饑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饑寒一事不可為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或曰以此學進士無乃戾乎天挺曰正

欲渠不為舉子爾貞祐中居河南往來淇衛間為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落魄困窮終不一至豪富之門年五十終于舞陽

薛繼先字曼卿南渡後隱居洛西山中課童子讀書事母孝與人交謙遜和雅所居化之子純孝字方叔有父風有詐為曼卿書就方叔取物者曼卿年已老狀貌如少者客不知其為曼卿而以為方叔也而與之書曼卿如所取付之監察御史石玠行部過曼卿曼卿不之見

或言君何無鄉曲情曼卿曰君未之思耳凡今時政未必皆善御史一有所劾將謂自我發之同惡相庇他日并鄰里必有受禍者其畏愼皆此類壬辰之亂病没宜陽

高仲振字正之遼東人其兄領開封鎮兵仲振依之以居既而以家業付其兄挈妻子入嵩山博極羣書尤深易皇極經世學安貧自樂不入城市山野小人亦知敬之嘗與其弟子張潛王汝梅行山谷間人望之翩然如

仙或曰仲振嘗遇異人教以養生術嘗終日燕坐骨節戛戛有聲所談皆世外事有扣之者輙不復語云

張潛字仲升武清人幼有志節慕荆軻聶政為人年三十始折節讀書時人高其行誼目曰張古人後客崧山從仲振受易年五十始娶魯山孫氏亦有賢行夫婦相敬如賓負薪拾穗行歌自得不知其貧也鄰里有為潛種瓜者及熟讓潛潛弗許竟分而食之嘗行道中拾一斧夫婦計度移時乃持歸訪其主還之里有兄弟分財

者其弟曰我家如此獨不畏張先生知耶遂如初天興間潛挈家避兵少室乃不食七日死孫氏亦投絶澗死焉

王汝梅字大用大名人始由律學為伊陽簿秩滿遂隱居不仕性嗜書動有禮法生徒以法經就學者兼授以經學諸生服其教無敢為非義者同業嘗憫其貧時周之皆謝不受後不知所終

宋可字子之武陟人其姑適大族稾氏貞祐之兵夫及

子皆死於難姑以白金五十笏遺可可受不辭其後姑得稾氏疎族立爲後挈之省外家可乃置酒會鄉鄰謂姑曰姑往時遺可以金可以稾氏無子故受之今有子矣此金稾氏物非姑物也可何名取之因呼妻子舁金歸之鄉里用是重之未幾北兵駐山陽軍中有聞可名者訪知所在質其子使人招之曰從我者禍福共之不然汝子死矣親舊競勸之往可皆謝不從曰吾有子無子與吾兒死生皆有命焉豈以一子故併平生所守者

亡之後竟以無子

辛愿字敬之福昌人年二十五始知讀書取白氏諷諫集自試一日便能背誦乃聚書環堵中讀之至書伊訓詩河廣頗若有所省欲罷不能因更致力焉由是博極書史作文有繩尺詩律精嚴有自得之趣性野逸不修威儀貴人延客麻衣草屨足脛赤露坦然於其間劇談豪飲傍若無人嘗謂王鬱曰王侯將相世所共嗜者聖人有以得之亦不避得之不以道與夫居之不能行己

之志是欲濕其身而伏於廁也是難與他人道予宜保之其志趣如此後為河南府治中高廷玉客廷玉為府尹温特赫福興所誣愿亦被訊掠幾不得免自是生事益狼狽愿雅負高氣不能從俗俯仰迫以饑凍流離往往見之于詩有詩數千首常貯竹橐中正大末殁洛下其詩有云黄綺暫来為漢友巢由終不是唐臣真處士語也

王予可字南雲河東吉州人父本軍校予可亦嘗隸籍

年三十許大病後忽發狂久之能把筆作詩文及說世外恍惚事南渡後居上蔡遂平郾城之間遇文士則稱大成將軍於佛前則稱諦靡龍什於道則稱騶天元俊於貴游則稱威錦堂主人為人軀幹雄偉貌奇古戴青葛巾項後垂雙帶若牛耳一金鏤環在頂額之間兩頰以青涅之為翠靨衣常不能掩脛落魄嗜酒每入城市人爭以酒食遺之夜宿土室中夏月或尸穢在傍蛆蟲狼藉不恤也人與之紙落筆數百言或詩或文散漫碎

雜無句讀無首尾多六經中語及韻學家古文奇字字
畫峭勁遇宋諱亦時避之或問以故事其應如響諸所
引書皆世所未見談說之際稍若有條貫則又以誕幻
語亂之麻九疇張瑴輿之游最狎言其詩以百分爲率
可曉者才二三耳壬辰兵亂爲順天將領所得知其名
竊議欲挈之北歸館於州之瑞雲觀予可明日見將領
自言曰我不能住君家瑞雲觀也不數日卒後復有見
於淮上者

贊曰金世隱逸不多見今於簡冊所有得十有二人焉其卓爾不羣者三人褚承亮宋人勒試進士主司發策問宋徽欽之罪承亮長揖而去之方金人重舉業杜時昇居山中首以伊洛之學教後進宋可不顧仕人執其子為質寧棄而不就遂以無子雖制行過中豈不賢於殺妻以求大將者乎大夫士見善明用心剛故能為人所難為者如此

金史卷一百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金史卷一百二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六十六

循吏

盧克忠　牛德昌　范承吉

王政本名努色爾　張奕　李瞻

劉敏行　傅慎微　劉煥

高昌福　孫德淵　趙鑑

富察鄭留　鈕祜祿守愚（本名智倫舊名偏）　舒穆嚕元

張轂　趙重福　武都

赫舍哩德　張特立　王浩（師䕫等附）

金自穆宗號令諸部不得稱達貝勒於是諸部始列於統屬太祖令三百戶為穆昆十穆昆為明安一如縣郡置吏之法太宗既有中原申畫封疆分建守令熙宗遣廉察之使循行四方世宗承海陵彫𠞊之餘休養生息

迄於明昌承安之間民物滋殖循吏迭出焉泰和用兵郡縣多故吏治衰矣宣宗尚刀筆之習嚴考核之法能吏不乏而豈弟之政罕見稱述焉金百餘年吏治始終可攷於是作循吏傳

盧克忠貴德州鳳集人高永昌據遼陽克忠走詣金源郡王斡魯營降遂以薩固察爲鄉導斡魯克東京永昌走長松島克忠與渤海人托卜嘉追獲之收國二年授世襲穆昆其後定燕伐宋皆與有功除登州刺史改刺

灃州天德間同知保大軍節度使綏德州軍卒數人道過鄜城求宿民家是夜有賊剽主人財而去有司執假宿之卒繫獄榜掠誣服克忠察其寃獨不肯署未幾果得賊假宿之卒遂釋大定二年除北京副留守會民艱食克忠下令凡民有蓄積者計留一歲悉平其價糶之由是無捐瘠之患轉陳州防禦使後以静難軍節度使致仕卒

牛德昌字彦欽蔚州定安人父鐸遼將作大監德昌少

孤其母教之學有勸以就藝者其母曰大監遺命不使

作承奉也中皇統二年進士第調磐山簿遷萬泉令屬

蒲陜薦饑羣盜充斥州縣城門晝閉德昌到官即日開

城門縱百姓出入牓曰民苦饑寒剽掠鄉聚以偷旦夕

之命甚可憐也能自新者一不問賊皆感激解散縣境

以安府尹王伯龍嘉之禮待甚厚累官刑部吏部侍郎

中都路都轉運使廣寧太原尹卒贈中奉大夫

范承吉字寵之好問學屬遼季盜賊起雖避地未嘗廢

書天慶八年中進士丙科授秘書省校書郎至大定府
金源令歸朝為御前承應文字天眷初遷殿中少監四
年從攻太原遷少府監五年宗翰克宋所得金珠承吉
司其出入無毫髪欺及還犢車載書史而已尋遷昭文
館直學士知絳州先是軍興民有為將士所掠而逃歸
者承吉使吏遍諭俾其自實凡數千具白元帥府許自
贖為良或貧無貲者以公廚代輸六年改河東北路轉
運使時承宋季之獘民賦繁重失當承吉乃為經畫立

法簡便所入增十數萬斛官既足而民有餘歷同知平
陽尹西京副留守遷河東南路轉運使改同簽燕京留
守事順天軍節度使屬地震壞民廬舍有欲爭先營葺
者工匠過取其直承吉命官屬董其役先後以次不間
貧富民賴以省費歷鎮西軍節度使行臺禮部尚書泰
寧軍節度使復鎮順天奚卒散居境內率數千人為盜
承吉繩以法不少貸懼而不敢犯貞元二年以光祿大
夫致仕卒年六十六

王政辰州熊岳人也其先仕渤海及遼皆有顯者政當遼季亂浮沉州里高永昌據遼東知政材畧欲用之政度其無成辭謝不就永昌敗渤海人爭縛永昌以為功政獨逡巡引退吳王棣摩聞而異之言於太祖授盧州渤海軍穆昆從破白霫下燕雲及金兵伐宋滑州降留政為安撫使前此數州既降復殺守將反為宋守及是人以為政憂政曰苟利國家雖死何避宋王宗望壯之曰身沒王事利及子孫汝言是也政從數騎入州是時

民多以饑為盜坐繫政皆釋之發倉廩以賑貧乏於是州民皆悅不復叛傍郡聞之亦多降者宋王召政至轅門撫其背曰吾以汝為死矣乃復成功耶慰諭者久之天會四年為燕京都麴院同監未幾除同知金勝軍節度使事改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掌軍資是時軍旅始定筦庫紀綱未立掌吏皆因緣為姦政獨明會計嚴扃鐍金帛山積而出納無錙銖之失吳王棟摩戲之曰汝為官久矣而貧不加富何也對曰政以楊震四知自

守安得不貧吴王笑曰前言戲之耳以黄金百兩銀五百兩及所乘馬遺之六年授左監門將軍歷安州刺史檀州軍州事户吏房主事天眷元年遷保靖軍節度使致仕卒年六十六政本名努色爾嘗使高麗因改名政子遵仁遵義遵古遵古有傳

張奕字彦徵其先澤州高平人以廕補官仕齊為歸德府通判齊國廢齊兵之在郡者二萬人謀為亂約夜半舉燎相應奕知之選市人丁壯授以兵結陣扼其要巷

開小南門以示生路亂不得作匕明亡匿略盡擒其首惡誅之後五日都統完顏倫布以軍至歸德欲根株餘黨奕以闔門保郡人無他遂止行臺承制除同知歸德尹天眷元年以河南與宋改同知沂州防禦使事三年宗弼復取河南徵奕赴行省既定汴京授汴京副留守歷陳秦州防禦使同知太原尹晉寧軍報夏人侵界詔奕往征之奕至境上按籍各歸所侵土還奏曰折氏世守麟府以抗夏人本朝有其地遂以與夏夏人夷折氏

墳壠而戮其屍折氏怨入骨髓而不得報也今復使守晉寧故激怒夏人使爲鼠侵而倐上其罪苟欲開邊釁以雪私讐耳獨可徙折氏他郡則夏人自安朝廷從之遂移折氏守青州正隆間同知西京留守事遷河東北路轉運使大定二年徴戸部尚書甫視事得疾卒

李瞻薊州玉田人遼天慶二年進士爲平州望雲令張覺據平州叛以瞻從事宗望復平州覺亡去城中復叛瞻踰城出降其子不能出爲賊所害宋王宗望嘉之承

制以爲興平府判官天會三年遷大理少卿從宗望南

伐爲漢軍糧料使四年金兵圍汴宋人請割河北三鎮

瞻與禮部侍郎李天翼安撫河北東西兩路畧定懷濬

衛等州衛湯陰等縣七年知寧州累遷德州防禦使爲

政寛平民懷其惠相率詣京師請留者數百千人貞元

三年遷濟州路轉運使改忠順軍節度使正隆末盜賊

蠭起瞻增築城壘爲備蔚人賴之以安大定初卒于官

劉敏行平州人登天會三年進士除太子校書郎累遷

肥鄉令歲大饑盜賊掠人為食諸縣老弱入保郡城不敢耕種農事廢畎畝荒蕪敏行白州借軍士三十護縣民出耕多張旗幟為疑兵敏行率軍巡邏日暮則閲民入城由是盜不敢犯而耕稼滋殖轉高平令縣城圮壞久不修大盜横恣掠縣鎮不能禦敏行出已俸率僚吏出錢顧役繕治百姓欣然從之凡用二千人版築遂完鄉村百姓入保賊至不能犯累遷為河北東路轉運使致仕卒

傅慎微字幾先其先秦州沙溪人後徙建昌慎微遷居長安宋末登進士累官河東路經制使宗翰已克京使羅索定陝西慎微率衆迎戰兵敗被獲送至元帥府元帥宗翰愛其才學弗殺羈置歸化州希尹收置門下宗弼復取河南地起爲陝西經略使尋權同州節度使事明年陝西大旱饑死者十七八以慎微爲京兆鄜延環慶三路經濟使許以便宜慎微募民入粟得二十餘萬石立養濟院飼餓者全活甚衆改同知京兆尹權陝

西諸路轉運使復修三白龍首等渠以溉田募民屯種貸牛及種子以濟之民賴其利轉中京副留守用廉改忻州刺史累遷太常卿除定武軍節度使移靜難軍忤用事者蘇保衡救之得免大定初復為太常卿遷禮部尚書與翰林院侍講學士圖克坦子温翰林待制伊喇熙載俱兼同修國史卒年七十六慎徽博學喜著書嘗奏興亡金鏡録一百卷性純質篤古喜談兵時人以為迂闊云

劉煥字德文中山人宋末兵起城中久乏食煥尚幼煮糠覈而食之自飲其清者以醲厚者供其母鄉里異之稍長就學天寒擁糞火讀書不怠登天德元年進士調任丘尉縣令貪汙煥每規正之秩滿令持盃酒謝曰尉廉慎使我獲考調中都市令樞密使布薩呼圖家有條結工牟利於市不肯從市籍役煥繫之呼圖召煥煥不往暴工罪而笞之煥初除市令過謝鄉人吏部侍郎石琚琚不悅曰京師浩穰不與外郡同棄簡就煩吾所不

曉也至是始重之以廉升京兆推官再遷北京警巡使捕二惡少杖于庭中戒之曰孝弟敬慎則為君子暴戾隱賊則為小人自今以往無狃于故習國有明罰吾不得私也自是衆皆畏憚毋敢犯者召為監察御史父老數百人或卧車下或挽其靴鐙曰我欲復留使君期年不可得也以本官攝戸部員外郎代州錢監雜青銅鑄錢錢色惡類鐵錢民間盜鑄抵罪者衆朝廷患之下尚書省議焕奏曰錢實純用黄銅精治之中濡以錫若青

銅可鑄歴代何縁不用自代州取二分與四六分青黄
雜糅務省銅而功易就由是民間盜鑄陷罪者衆非朝
廷意也必欲為天下利宜純用黄銅得數少而利遠其
新錢已流行者宜驗數輸納準換從之再遷管州刺史
耆老數百人疏其著蹟十一事詣節鎮請留煥曰刺史
守職奉法乞留之以㢘升鄭州防禦使遷官一階轉同
知北京留守事世宗幸上京所過州郡大發民夫治橋
梁馳道以希恩賞煥所部惟平治端好而已上嘉其意

遷遼東路轉運使卒

高昌福中都宛平人父履遼御史中丞致仕太宗聞其名召之未及入見而卒特詔昌福釋服應舉登天會十年進士第補樞密院令史明年辟元帥府令史皇統初宗弼復河南元帥府治汴人有疑似被獲皆目為宋諜者即殺之昌福讞得其實釋去者甚衆許州都統韓常用法嚴好殺人遣介送囚於汴或道亡監吏自度失囚恐得罪欲盡殺諸囚以滅口昌福識監吏意窮竟其狀

免死者十七八而諸吏遂怨昌福欲搆害之是時方用
兵梁楚間夜多陰雨元帥府選人偵宋兵動靜諸吏遣
昌福昌福不辭即行盡得敵軍虛實報元帥府師還除
震武軍節度副使轉行臺禮部員外郎天德間行臺罷
改絳陽軍節度副使入為兵部員外郎改河間少尹世
宗即位上書陳便宜事上披閱再三因謂侍臣曰內外
官皆上書言事可以知人材優劣不然朕何由知之三
除同知東京留守事治最遷山東西路轉運使工部尚

書改彰德軍節度使上書言賦稅太重上問翰林學士張景仁曰稅法比近代為輕而以為重何也景仁曰今之稅殊輕若復輕之國用且不足事遂寢累遷河中尹致仕卒

孫德淵字資深興中州人也大定十六年進士調石州軍事判官涞水丞察廉遷沙河令有盜秋桑者主逐捕之盜以乂自刺其足面曰秋桑例不禁採汝何得刺我主懼賂而求免盜不從訴之縣德淵曰若逐捕而傷瘡

必在後今在前乃自刺也盜遂引服選尚書省令史不
就丁父憂去官民為刻石祠之察廉起復北京轉運使
都勾判官以累薦遷中都左警巡使監察御史山東東
路轉運副使累官大理丞兼左拾遺審官院奏德淵剛
正幹能可任繁劇遂再任丁母憂服除特遷恩州刺史
入為右司郎中滕州刺史遷同知河間府事歷大興治
中同知府事大安初遷盤安軍節度使改河北西路按
察轉運使尋改昭義軍節度使潞州破被執俄有拜于

前者皆沙河舊民也舊護德淵遂得脫貞祐二年拜工部尚書攝御史中丞是時山東之兵食有司請鬻恩例舉人居喪者亦許納錢就試德淵奏此大傷名教事遂寢尋致仕監察御史許古論德淵忠亮明敏可以大用近許告老士大夫竊歎望朝廷起復必能建明以利國家宣宗嘉納未及用而卒

趙鑑字擇善濟南章邱人宋建炎二年進士調廬州司理參軍是時江淮方用兵鑑棄官還鄉里齊國建除歷

城丞轉長清令皆劇邑難治鑑政甚著劉豫召見遷直
祕閣提舉涇原路弓箭手兼提點本路刑獄公事戒之
曰邊將多不法可痛繩之原州守將武悍自用以鑑年
少易之鑑發其姦守將坐免郡縣聞風無敢犯者齊廢
除知城陽軍改山東東路轉運副使攝行臺左司郎中
行臺宰相欲以故宋官者權都水監鑑曰誤國閹豎㳙
人視爲寇讐付以美官將失人望遂不用以母憂解職
天德初起爲濟州刺史移涿州海陵召鑑入朝應對失

旨遣還郡俄除知火山軍以病免大定初起知寧海軍秋禾方熟子方蟲生鑑出城行視蟲乃自死再遷鎮西軍節度使改河北西路轉運使致仕卒

富察鄭留字文叔東京路威泰必喇明安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調高苑主簿濬州司候補尚書省令史除監察御史累官北京臨潢按察副使戸部侍郎御史臺奏鄭留前任北京稱職遷陜西路按察使改順義軍節度使西京人李安兄弟爭財府縣不能決按察司移鄭留

平理月餘不問會釋奠孔子廟鄭留乃引安兄弟與諸生叙齒列坐會酒陳説古之友悌數事安兄弟感悟謝曰節使父母也誓不復爭乃相讓而歸朔州多盜鄭留禁絶游食多蓄兵器因行春撫諭之盜乃衰息獄空賜錫宴錢以寵之改利涉軍節度使詔括馬鄭留使百姓飼養以須御史劾之既而伐宋諸路括馬皆瘦惟隆州馬肥乃釋鄭留大安初徙安國軍二年知慶陽府事三年夏人犯邊鄭留擊走之至寧元年改知平涼府是時

平涼新被兵夏人復來攻鄭留招潰卒為禦守計夏兵退遷官四階貞祐二年改東京留守致仕貞祐四年卒鄭留重厚寡言笑人不見其喜慍臨終取奏槀盡焚之

鈕祜祿守愚字仲晦本名和倫克們真定府路烏濟赫明安人也六歲知讀書既齔或謂食肉昏神識乃戒而不食性至孝父没時年十五營葬如禮治家有法鄉人稱之中明昌二年進士調深澤主簿治有聲遷懐仁令改宏文校理秩滿為臨沂令有不逞輩五百人結為黨

社大擾境內守愚下車其黨散去蝗起莒密間獨不入
臨沂境先是朝廷括河朔山東地隱匿者沒入官告者
給賞莒州刺史教其奴告臨沂人冒地積賞錢三百萬
先給官錙乃徵于民民甚苦之守愚列其冤狀白州州
不為理即聞于戶部而徵還之流民歸業縣人勒其事
于石改秘書郎母喪勺飲不入口三日終喪未嘗至內
寢太常寺勸農司交辟守愚皆不聽服除除同知登聞
檢院改著作郎永定軍節度副使泰和伐宋守愚為山

東行六部員外郎改大興都總管判官大安元年除修起居注轉刑部員外郎戶部郎中太子左諭德貞祐初除戶部侍郎數月拜諫議大夫提點近侍局二年除保大軍節度使改翰林學士參議陜西路安撫司事安撫完顔弼重其為人每事咨而後行未幾有疾詔賜御藥三年卒守愚為人忠實無華孜孜于公蓋天性然也

舒穆嚕元字希明懿州路呼圖克明安人七歲喪父號泣不食者數日十三居母喪如成人嘗為擊鞠戲馬踣

歎曰生無兄弟而數乗此險設有不測奈何由是終身不復為補樞密院尚書省譯史調同知恩州軍州事遷監察御史為同知淄州軍州事劇盜劉奇久為民患一日捕獲方訊鞫聞赦將至亟命杖殺之闔郡稱快改大興府判官沂王府司馬沁南軍節度副使河内民家有多美橙者歲獲厚利仇家夜入殘毀之主人捕得乃以劫財誣其人仇家引服贓不可得元攝州事究得其情尋改河北西路轉運副使累遷山東西路按察轉運使

貞祐初洪果爲登徵兵東平擁衆不進大括民財衆皆忿怨副統布薩素赫殺爲登於坐取其符佩之縱恣尤甚元密疏劾素赫擅殺近臣無上不道素赫坐誅移知濟南府到官六月卒元生平寡言笑尚節儉居官自守不交權要人以是稱之

張穀字伯英許州臨潁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寧陵縣主簿改泰定軍節度判官率儒士行鄉飲酒禮改同州觀察判官是時出兵備邊州徵箭十萬限以鵰鴈羽

為之其價翔躍不可得𦂳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節度
使曰當須省報𦂳曰州距京師二千里如民急何萬一
有責下官身任其咎一日之間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
所請補尚書省令史除同知鄭州防禦使事改北京鹽
使丁父憂服除再遷監察御史從伐宋遷武寧軍節度
副使居母憂貞祐二年改惠民司令歷河南治中隰州
刺史刑部郎中同知河南府事遷河東南路轉運使權
行六部尚書安撫使興定元年以疾卒𦂳天性孝友任

于悉先諸弟俸入所得亦委其弟掌之未嘗問有無云

趙重福字履祥豐州人通女直大小字試補女直誥院令史轉兵部譯史陝西提刑知法遷陝西東路都勾判官右藏庫副使同知陳州防禦事宋諜人蘇泉入河南重福迹之至魚臺將渡河見前一舟且渡令從者大呼泉姓名前舟中忽有倉皇失措者執之果泉也改滄州鹽副使歲饑民煮鹵為鹽賣以給食鹽官往往杖殺之重福曰寧使課殿不忍殺人比歲滿課殿當降尚書右

丞完顏匡三司使按春知其事乃以歲荒薄其罰除織染署令大安三年佐戶部尚書張煒調兵食于古北口遷都水少監行西北路六部郎中治密雲縣俄兼戶部員外郎貞祐二年以守密雲功遷同知河間府事行六部侍郎權清州防禦使攝河北東路兵馬都總管三年河間被圍有劉中者嘗與重福密雲聯事勸重福出降重福不聽是時河間兵少多羸疾不任戰欲亡去重福勸其父老率其子弟强者戰弱者守會久雨圍乃解去

遷河東北路轉運使致仕元光二年卒

武都字文伯東勝州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調陽穀主簿遷商水令縣素多盜凡姦民嘗縱火行劫椎埋發冢者都皆廉得姓名牓之通衢約毋再犯悉奔他境察廉遷南京路轉運度支判官累遷中都路都轉運副使以親老與弟監察御史郁俱乞侍尋丁憂服除調太原治中復為都轉運副使遷灤州刺史充宣差北京路規措官都抅括散逸官錢百萬入為戶部郎中權右司郎中

奏事稱旨被詔由海道漕遼東粟賑山東都高其價直
募人入粟招海賈船致之三遷中都西京按察副使大
安三年充宣差行六部侍郎以勞遷本路按察使行西
南路六部尚書佐元帥移延盡忠備禦西京有勞召為
戶部尚書賞銀二百兩絹一百匹宣宗即位議衛紹王
降封語在衛紹王紀頃之中都戒嚴都知大興府佩虎
符便宜行事彈壓中外軍民都酔酒以褻衣見詔使坐
是解職起為刑部尚書中都解圍為河東路宣撫使俄

以參知政事胥鼎代之興定元年以疾卒

赫舍哩德字廣之真定路珊祕明安人明昌二年進士調南京教授察廉能遷厭次令補尚書省令史除同知泗州防禦事監察御史大名治中安曹裕三州刺史歷同知臨潢大興府事貞祐二年遷犀州防禦使是歲犀州升為武興軍節度德為節度使宣撫司署都提控犀州圍急食且盡有糧三百船在鴨子河去州五里不能至德乃浚濠增陴築甬道導濠水屬之河鑿陷馬穽伏

甲其旁以拒守一日兵數接士殊死戰渠成船至城下兵食足圍乃解改遼東路轉運使軍民遮道挽留乘夜乃得去布希萬努逼上京德與步將劉子元戰却之遷東京留守歷保靜武勝軍節度使興定二年以本官行六部事三年以節度權元帥右都監與左都監單州經略使完顔仲元俱行元帥府于宿州四年遷工部尚書明年召還中都是歲卒

張特立字文舉曹州東明人泰和三年中進士第調宣

德州司候郡多皇族巨室特立律之以法闔境肅然調萊州節度判官不赴躬耕杞之韋城以經學自樂正大初左丞侯摯參政師安石薦其才授洛陽令四年拜監察御史拜章言鎬厲二宅久加禁錮棘圍柝警如防冦盜近降赦恩謀反大逆皆蒙湔雪彼獨何罪幽囚若是世宗神靈在天得無傷其心乎聖嗣未立未必不由是也又言方今三面受敵百姓凋敝宰執非才臣恐中興之功未可以歲月期也又言尚書右丞延扎舒嚕還其

奴與民爭田失大臣體參知政事圖克坦烏登諂事近習得居其位皆宜罷之當路者忌其直陰有以擠之因劾省掾高楨輩受請託飲娼家時平章政事博索搞軍陝西歸楨等泣訴于道以當時同席并有省掾王賓張為其進士故不劾博索以其私且不實并治特立及賓特立左遷邳州軍士判官杖五十賓亦勒停士論皆惜特立之去後卒癸丑歲年七十五

王浩由吏起身初辟涇陽令廉曰為關輔第一時西臺

檄州縣增植棗果督責嚴急民甚被擾浩獨無所問主司將坐之浩曰是縣所植已滿其數若欲增植必盜他人所有取彼置此未見其利其愛民多此類所在有善政民絲毫無所犯秦人為立生祠歲時思之南遷後為扶溝令開興元年正月民錢大亨等執縣官送欵于北大亨以浩有恩于民不忍加刄日遣所知勸之降浩終不聽於是殺之無血主簿劉坦尉宋乙並見害棄屍道路自春徂夏獨浩屍儼然如生目且不瞑烏犬莫敢近

殆若有神護者初辟舉法行縣官甚多得人如咸寧令張天綱長安令李獻甫洛陽令張特立三人有傳餘如興平師夔臨潼武天禎汜水党君玉偃師王登庸高陵宋九嘉登封薛居中長社李天翼河津孫昺臣郟城李無黨滎陽李過庭尉氏張瑜長葛張子玉猗氏安德璋三原蕭邦傑藍田張德直葉縣劉從益皆清慎才敏極一時之選而能扶持百年將傾之祚者亦曰吏得其人故也

金史卷一百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金史卷一百二十九至三十二

詳校官國子監祭酒臣覺羅吉善

內閣中書臣李彤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助教臣陳木

謄録監生臣戴念曾

欽定金史卷一百二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六十七

酷吏

高閭山　富察和卓

太史公有言法家嚴而少恩信哉斯言也金法嚴密律文雖因前代而增損之大抵多準重典熈宗迭興大獄

海陵翦滅宗室鉤棘傅會告姦上變者賞以不次於是中外風俗一變咸尚威虐以為事功而譏賊作焉流毒遠邇慘矣金史多闕逸據其舊録得二人焉作酷吏傳

高閭山澄州析木人選充護衛調順義軍節度副使轉唐古伊埒圖糺詳袞改震武軍節度副使曹王府尉大名治中遷汝州刺史改單州制禁不依法用杖決人者閭山見之笑曰此亦難行是日特用大杖杖死部民楊仙坐削一官解職久之降鳳翔治中歴原州泗洲濟州

刺史改正州防禦使遷扶餘路節度使移臨海盤安軍

寧昌軍貞祐二年城破死之

富察和卓以吏起身久為宣宗所信聲勢烜赫性復殘

刻人知其蠹國而莫敢言其子充護衛先逐出之繼而

和卓為恒州刺史需次近縣後大兵入陝西關中震動

或言和卓赴恒州為北走計朝廷命開封鞫其親屬和

卓出怨言曰殺却我即太平矣尋為御史所劾初議笞

贖宰相以為悖理斬於開封府門之下故當時有宣朝

三賊之目謂王阿里富察耀珠和卓其一也興定中駙馬布薩阿哈之獄京師宣勘七十餘所阿里輩乘時起事以肆其毒朝士惴惴莫克自保惟通吉文之在開封府幕明其不反竟不署字阿哈誅文之亦無所問耀珠正大初致仕居睢陽潰軍變與其家皆被殺初宣宗喜刑罰朝士往往被笞楚至用刀杖決殺言者髙琪用事威刑自恣南渡後習以成風雖士大夫亦無所務如圖克坦右丞思忠好用麻推擊人號麻椎相公李運使特

立號半截劍言其短小銛利也馮內翰壁號馮劑雷淵為御史至蔡州得姦豪杖殺五百人號曰雷半千又有完顏彝伊蘇皆以酷聞而和卓王阿里李漁之徒胥吏中尤狡刻者也

佞幸

蕭肄　張仲軻幼名牛兒　李通

馬欽幼名韓哥　高懷貞　蕭裕本名揚珠

胥持國

世之有嗜慾者何嘗不被其害哉龍天下之至神也一有嗜慾見制於人故人君亦然嗜慾不獨柔曼之傾意也征伐畋獵土木神仙彼為佞者皆有以投其所好焉金主内蠱聲色外好大喜功莫甚於煕宗海陵而章宗次之金史自蕭肄至胥持國得佞臣之尤者七人皆被寵遇於三君之朝以亡其身以蠹其國其禍皆始於此可不戒哉作佞幸傳

蕭肄本奚人有寵於煕宗復謟事悼后累官參知政事

皇統九年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壞寢殿鴟尾有火自外入燒內寢幃幔帝從別殿避之欲下詔罪已翰林學士張鈞視草鈞意欲奉答天戒當深自貶損其文有曰惟德弗類上干天威及顧茲寡昧眇予小子等語肄譯奏曰弗類是大無道寡者孤獨無親昧則於人事弗曉眇則目無所見小子嬰孩之稱此漢人託文字以詈主上也帝大怒命衛士洩鈞下殿榜之數百不死以手劒剺其口而醢之賜肄通天犀帶憑恃恩倖倨視同

列遂與海陵有惡及簒立加大臣官爵例加銀青光祿大夫數日召肄詰之曰學士張鈞何罪受誅爾何功受賞肄不能對海陵曰朕殺汝無難事人或以我報私怨也於是詔除名放歸田里禁錮不得出百里外

張仲軻幼名牛兒市井無賴說傳奇小說雜以俳優詼諧語為業海陵引之左右以資戲笑海陵封岐國王以為書表及即位為秘書郎海陵嘗對仲軻與妃嬪褻瀆仲軻但稱死罪不敢仰視又嘗令仲軻裸形以觀之侍

臣每令傑𢾭雖圖克坦貞亦不免此兵部侍郎完顏布琳大興少尹李㤰皆以贓敗海陵置之要近伶人千慶兒官五品大氏家奴王之彰為秘書郎之彰畢珠偏僻海陵親視之不以為褻唐古辯家奴和尚烏達家奴葛温葛魯皆置宿衛有僥倖至一品者左右或無官職人或以名呼之即授以顯階海陵語其人曰爾後能名之乎常置黄金裀褥間喜之者令自取之其濫賜如此宋余唐弼賀登寶位且還海陵以玉帶附賜宋帝使謂宋

帝曰此帶卿父所常服今以為賜使卿如見而父當不忘朕意也使退仲軻曰此希世之寶可惜輕賜上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為我有此置之外府耳由是知海陵有南伐意俄遷秘書丞轉少監是時營建燕京宫室有司取真定府潭園材木仲軻乘間言其中材木不可用海陵意仲軻受請託免仲軻官未幾復用為少監海陵獵于托紐山次于達斡嘽天而拜謂羣臣曰朕幼時習射至一門下默祝曰若我異日大貴當使一矢横加門

脊上及射果橫加門脊上後為中京留守嘗大獵于此地圍未合禱曰我若有大位百步之內當獲三鹿若止為公相獲一而已於是不及百步連獲三鹿又祝曰若統一海內當復獲一大鹿於是果獲一大鹿此事當與蕭裕言之朕今復至此地故拜奠焉海陵意欲取江南故先設機祥以諷羣臣是以仲軻每先逢其意導之南伐貞元二年正月宋賀正旦使施臣朝辭海陵使左宣徽使敬嗣暉問施臣曰宋國幾科取士對曰詩賦經義

策論兼行又問秦檜作何官年今幾何對曰檜為尚書
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年六十五矣復謂之曰我聞
秦檜賢故問之正隆二年仲軻為左諫議大夫修起居
注但食諫議俸不得言事三年正月宋賀正使孫道夫
陛辭海陵使左宣徽使敬嗣暉諭之曰歸白爾帝事我
上國多有不誠今略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
皆即發還我民有逃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託辭
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且馬待人

而後可用如無其人得馬百萬亦奚以為我亦豈能無
備且我不取爾國則已如欲取之固非難事我聞接納
叛亡盜買鞍馬皆爾國楊太尉所為常因俘獲問知其
人無能為者也又曰聞秦檜已死果否道夫對曰檜實
死矣陪臣亦檜所薦用者又曰爾國比來行事殊不似
秦檜時何也道夫曰容陪臣還國一一具聞宋帝海陵
蓋欲南伐故先設納叛亡盜買馬二事而雜以他辭言
之海陵召仲軻右補闕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直長寶實

入便殿侍坐海陵與仲軻論漢書謂仲軻曰漢之封疆
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
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南有宋東有髙麗西有夏
若能一之乃為大耳海陵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
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謂無罪海
陵喜曰向者梁珫甞謂朕言宋有劉貴妃者姿質艷美
蜀之華蘂吳之西施所不及也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
謂因行掉手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與信俱

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欽又曰臣在宋時常帥軍征蠻所以知也海陵謂實實曰汝敢戰乎對曰受恩日久死亦何避海陵曰汝料彼敢出兵否彼若出兵汝果能死敵乎實實良久曰臣雖懦弱亦將與之為敵矣海陵曰彼將出兵何地曰不過淮上耳海陵曰然則天與我也既而曰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四年三月仲軻死冬至前一夕海陵夢仲軻

求酒既覺嗟悼良久遣使者奠其墓

李通以偏辟側媚得幸於海陵累官右司郎中遷吏部尚書請謁賄賂輻輳其門正隆二年正月乙酉詔左右司御史中丞以下奏事便殿海陵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朕嘗試之矣朕詢及人材汝等若不舉同類必舉其相善者朕聞女直契丹之仕進者必賴刑部尚書烏達簽書樞密約索為之先容左司員外郎哈喇古勒任其事渤海漢人仕進者必賴吏部尚書李通戶部尚

書許霖為之先容右司郎中王尉任其事凡在仕版朕

識者寡不識者衆莫非人臣豈有親踈遠近之異哉苟

奉職無愆尚書侍郎節度使便可得萬一獲罪必罰無

赦頃之拜參知政事海陵恃累世彊盛欲大肆征伐以

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然後可以為正統通揣知其意

遂與張仲軻馬欽宦者梁珫近習羣小輩盛談江南富

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意而先道之海陵信其言以通

為謀主遂議興兵伐江南四年二月海陵諭宰相曰宋

國雖臣服有誓約而無誠實比聞沿邊買馬及招納叛亡不可不備遣使籍諸路明安部族及州縣渤海丁壯充軍仍括諸道民馬於是遣使分往上京率賓路呼爾哈路海蘭路扶餘路泰州咸平府東京博索路哈斯罕臨潢府西南招討司西北招討司北京河間府真定府益都府東平府大名府西京路凡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聽五年十一月使益都尹京等三十一人押諸路軍器於軍行要

會處安置俟軍至分給之其分給之餘與繕完不及者皆聚而焚之六年正月海陵使通諭官宋使徐度等曰朕昔從梁王嘗居南京樂其風土帝王巡狩自古有之淮右多隙地欲校獵其間從兵不踰萬人汝等歸告汝主令有司宣諭朕意使淮南之民無懷疑懼二月通進拜右丞詔曰卿典領繕完兵械今已畢功朕嘉卿忠謹故有是命俟江南事畢别當旌賞四月簽書樞密院事高景山為賜宋帝生日使右司員外郎王全副之海陵

謂全曰汝見宋主即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某人某人來此朕將親詰問之且索漢淮之地如不從即厲聲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海陵蓋使王全激怒宋主將以為南伐之名也謂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宋一如海陵之言詆責宋主宋主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宋主遽起發哀而罷海陵至南京宋遣使賀遷都海陵使韓汝嘉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比聞北

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庸來賀宋使乃還於是大括天下驘馬官至七品聽留一馬等而上之并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東西交相往來晝夜絡繹不絶死者狼籍于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貯糧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而驘馬所至當給芻粟無可給有司以為請海陵曰此方比歲民間儲蓄尚多今禾稼滿野驘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穫亦何傷乎及徵發

諸道工匠至京師疫死者不可勝數天下始騷然矣調諸路馬以戶口爲率富室有至六十匹者凡調馬五十六萬餘匹仍令本家養飼以俟師期海陵因出獵遂至通州觀造戰船籍諸路水手得三萬餘人及東海縣人張旺徐元反遣都水監徐文等率師浮海討之海陵曰朕志不在一邑將試舟師耳於是民不堪命盜賊蠭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遣護衛布琳二十四人各授甲士五千人分往山東河北河東中都等路節鎮州郡

屯駐捕捉盜賊以護衛斡實為定武軍節度副使尚賢為武安軍節度副使富勒堅為昭義軍節度副使皆給銀牌使督責之時山東賊犯沂州臨沂令哈薩力戰而死大名府賊王九等據城叛衆至數萬契丹邊錄錦王三輩皆以十數騎張旗幟白晝公行官軍不敢誰何所過州縣開劫府庫物置于市令人攘取之小人皆喜賊至而良民不勝其害太府監高彥福大理正耶律道翰林待制大穎出使還朝皆言盜賊事海陵惡聞怒而杖

之類仍除名自是人人不復敢言海陵自將分諸道兵為神策神威神捷神銳神毅神翼神勇神果神略神鋒武勝武定武威武安武捷武平武成武毅武銳武揚武翼武震威定威信威勝威捷威烈威毅威震威略威果威勇三十二軍置都總管副總管各一員分隸左右領軍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置諸軍巡察使副各一員以太保璜都為左領軍大都督通為副大都督海陵以璜都舊將使帥諸軍以從人望實使通專其事海陵名

諸將授方畧賜宴于尚書省海陵曰太師梁王連年南伐淹延歲月今舉兵必不如彼遠則百日近止旬月惟爾將士無以征行為勞戮力一心以成大功當厚加旌賞其或弛慢刑兹無赦海陵恐糧運不繼命諸軍渡江無以僮僕從行聞者皆怨嗟圖克坦后與太子光英居守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參知政事敬嗣暉留治省事九月甲午海陵戎服乘馬具裝啓行明日嬪妃皆行宮中慟哭久之十月乙巳陰晦失路是夜二更始至蒙

城丁未大軍渡淮至中流海陵拜而酹之至宿次見築
繚垣者殺四方館使張永鈐將至廬州見白兔馳射不
中既而後軍獲之以進海陵大喜以金帛賜之顧謂李
通曰昔武王伐紂白魚躍于舟中今朕獲此亦吉兆也
癸亥海陵至和州百官表奉起居海陵謂其使汝等欲
伺我動靜耶自今勿復來俟平江南始進賀表是時梁
山濼水涸先造戰船不得進乃命通更造戰船督責苛
急將士七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為材木煮

死人膏為油用之遂築臺于江上海陵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于江中召都督昂副都督富埒琿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富埒琿曰臣覩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海陵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耶明日汝與昂先濟昂聞令已渡江悲懼欲亡去至暮海陵使謂昂曰前言一時之怒耳不須先渡江也明日遣武平軍都總管阿林武捷軍副總管阿薩爾率舟師先濟宿直將軍温都敖

拉國子司業馬欽武庫直長寳寳皆從戰海陵置黄旗紅旗于岸以號令進止紅旗立則進黄旗仆則退既渡江兩舟先逼南岸水淺不得進與宋兵相對射者良久兩舟中矢盡遂為所獲亡一明安軍士百餘人海陵遂還和州于是尚書省使右司郎中鄂博庫員外郎王全奏報世宗即位於東京改元大定海陵前此已遣護衛摩羅歡徳哩布往東京欲害世宗行至遼東遇世宗詔使薩巴執而殺之遂還軍中海陵拊髀歎曰朕本欲平

江南改元大定此豈非天乎乃出素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羣臣遂召諸將帥謀北歸且分兵渡江議定通復入奏曰陛下親師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衆散于前敵乗于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兵渡江斂舟焚之絶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海陵然之明日遂趨揚州過烏江縣觀項羽祠歎曰如此英雄不得天下誠可惜也海陵至揚

州使符寶耶律摩多護神果軍扼淮渡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殺之乃出内箭飾以金龍題曰御箭繫帛書其上使人乘舟射之南岸其書言宋國遣人焚毁南京宫室及沿邊買馬招誘軍民今興師問罪義在弔伐大軍所至必無秋毫之犯以此招諭宋人于是宋將王權亦縱所獲金軍士三人齎書數海陵罪通奏其書即命焚之海陵怒亟欲渡江驍騎果桑欲誘其黨以亡事覺命衆刃剉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富埒

琿富埒琿亡者殺其穆昆穆昆亡者殺其明安明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甲午令軍中運鴉鶻船及糧船于瓜州渡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乙未完顏元宜等以兵犯御營海陵遇弑都督府以南伐之計皆通等贊成之圖克坦永年乃其姻戚郭安國衆所共惡皆殺之大定二年削通官爵人心始快

馬欽幼名韓哥嘗仕江南故能知江南道路正隆三年海陵將南伐遂召用欽自貴德縣令為右補闕欽為人

輕脫不識大體海陵每召見與語欽出宫輒以語人曰上與我論某事將行之矣其視海陵如僚友然累遷國子司業海陵至和州欲遣富埒琿渡江富埒琿言舟小不可濟海陵使人召欽先戒左右曰欽若言舟小不可渡江即殺之欽至問曰此舟可渡江否欽曰臣得栰亦可渡也大定二年除名是日起前翰林待制大頴為秘書丞頴在正隆間嘗言山東盜賊海陵惡其言杖之除名世宗嘉頴忠直惡欽巧佞故復用頴而放欽焉

高懷貞為尚書省令史素與海陵狎昵海陵久蓄不臣之心甞與懷貞各言所志海陵曰吾志有三國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帥師伐國執其君長問罪于前二也得天下絶色而妻之三也由是小人佞夫皆知其志爭進諛說大定縣丞張忠輔謂海陵言夢公與帝擊毬公乘馬衝過之帝墜馬下海陵聞之大喜會熈宗在位久委政大臣海陵以近屬為宰相專威福柄遂成弑逆之計皆懷貞輩小人從臾導之海陵篡立以懷貞為修起居

注懷貞故父濵州刺史贈中奉大夫懷貞累遷禮部侍郎大定二年降奉政大夫放歸田里五年與許霖俱賜起復懷貞為定國軍節度使上戒之曰汝等在正隆時姦佞貪私物論鄙之朕念没身不齒則無以自新若怙舊不悛必不貸汝矣
蕭裕本名揚珠奚人初以明安居中京海陵為中京留守與裕相結每與論天下事裕揣海陵有覬覦心密謂海陵曰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

有所屬誠有志學大事願竭力以從海陵喜受之遂與謀議海陵竟成弒逆之謀者裕啓之也海陵為左丞除裕兵部侍郎改同知南京留守事改北京海陵領行臺尚書省事道過北京謂裕曰我欲就河南兵建立位號先定兩河舉兵而北君為我結諸明安以應我定約而去海陵雖自良鄉台還不能如約遂弒熙宗簒立以裕為秘書監海陵心忌太宗諸子欲除之與裕密謀裕傾險巧詐因構致太傅宗本秉德等反狀海陵殺宗本唐

古辯遣使殺秉德宗懿及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秦王宗翰子孫三十餘人宗本已死裕乃求宗本門客蕭玉教以具款反狀令作主名上變海陵既詔天下天下寃之海陵賞誅宗本功以裕為尚書左丞加儀同三司授明安賜錢二千萬馬四百疋牛四百頭羊四千口再閱月為平章政事監修國史舊制首相監修國史海陵以命裕謂裕曰太祖以神武受命豐功茂烈光於四海恐史官有遺逸故以命卿久之裕為右丞相兼中書令裕在

相位任職用事頗專恣威福在己勢傾朝廷海陵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裕與高藥師善嘗以海陵密語告藥師藥師以其言奏海陵且曰裕有怨望心海陵召裕戒諭之而不以為罪也或有言裕擅權者海陵以為忌裕者衆不之信又以為人見裕弟蕭祚為左副點檢妹夫耶律必埒哩為左衛將軍勢位相憑藉遂生忌嫉乃出祚為益都尹必埒哩為寧昌軍節度使以絶衆疑裕不知海陵意遽見出其親表補外不令己知之自是深念

恐海陵疑已海陵弟太師兖領三省事共在相位以裕多自用頗防閑之裕乃謂海陵使兖備之也而海陵猜忍嗜殺裕恐及禍遂與前真定尹蕭豐嘉努前御史中丞蕭珠展博州同知約束裕女夫和勒博謀立亡遼豫王延禧之孫裕使親信蕭托諾往結西北路招討使蕭海呼海呼即懷忠懷忠依違未決謂托諾曰此大事汝歸遣一重人來裕乃使珠展往珠展前為中丞以罪免以此得詣懷忠懷忠問珠展與謀者復有何人珠展曰

五院節度使耶律朗亦是也懷忠舊與朗有隙而珠展嘗上達蘭變事懷忠疑珠展反覆因執珠展收朗繫獄遣使上變約束亦與筆硯令史布達書使布達助裕以取富貴布達奏其書海陵信裕不疑謂布達構誣之命殺布達于市執布達出宣華門點檢圖克坦貞得蕭懷忠上變事入奏遇見布達問其故因止之圖克坦貞已奏變事以布達為請海陵遽使釋之海陵使宰相問裕裕即欵伏海陵甚驚愕猶未盡信引見裕問之裕曰大

丈夫所為事至此又豈可諱海陵復問曰汝何怨於朕而作此事裕曰陛下凡事皆與臣議及除祚等乃不令臣知之領省國王每事謂臣專權頗有隄防恐是得陛下旨意陛下與唐古辯及臣約同生死辯以強忍果敢致之死地臣皆知之恐不得死所以此謀反幸茍免耳太宗子孫無罪皆死臣手臣之死亦晚矣海陵復謂裕曰朕為天子若於汝有疑雖汝弟輩在朝豈不能施行以此疑我汝實錯誤太宗諸子豈獨在汝朕為國家計

也又謂之曰自來與汝相好雖有此罪貸汝性命惟不得作宰相令汝終身守汝祖先墳壠裕曰臣子既犯如此罪逆何面目見天下人但願絞死以戒其餘不忠者海陵遂以刀刺左臂取血塗裕面謂之曰汝死之後當知朕本無疑汝心裕曰久蒙陛下非常眷遇仰戀徒切自知錯謬雖悔何及海陵哭送裕出門殺之并誅約索及豐嘉努豐嘉努妻豫王女也與其子穀皆與反謀并殺之遣護衛巴噶往西北路招討司誅朗及珠展而托

諾和勒博皆出走捕得托諾棄市和勒博自縊死托諾出走過河間少尹蕭之詳之詳初不知裕事留之三日托諾往之詳徹珍家徹珍遣人詣之詳告公引得之付托諾遣之他所徹珍家奴發其事吏部侍郎沃辰鞫之之詳曰托諾宿二日而去法家以之詳隱其間欺尚書省罪當贖海陵怒命殺之杖沃辰及議法者徹珍杖四百死巳嗐殺珠展等并殺無罪四人海陵不問杖之五十而巳以裕等罪詔天下賞上變功懐忠遷樞密副使

以布達為牌印云高藥師遷起居注進階顯武將軍藥師嘗奏裕有怨望至是賞之云

胥持國字秉鈞代州繁畤人經童出身累調博野縣丞上書者言民間冒占官地如太子務大王莊非私家所宜有部委持國按覈之持國還言此地自異代已為民有不可取也事遂寢尋授太子司倉轉掌飲令兼司倉皇太子識之擢祗應司令章宗即位除宮籍副監賜宮籍庫錢五十萬宅一區俄改同簽宣徽院事工部侍郎

並領宮籍監閱三月遷工部尚書使宋明昌四年拜參
知政事賜孫用康牓下進士第會河決陽武持國請督
役遂行尚書省事明年進尚書右丞持國為人柔佞有
智術初李妃起微賤得幸於上持國久在太子宮素知
上好色陰以秘術干之又多賂遺妃左右用事人妃亦
自嫌門第簿欲藉外廷為重乃數稱譽持國能由是大
為上所信任與妃表裏筦擅朝政誅鄭王永蹈鎬王永
中罷黜完顏守貞等事皆起於李妃持國士之好利躁

進者皆趨走其門下四方為之語曰經童作相監婢為妃惡其卑賤庸鄙也承安三年御史臺劾奏右司諫張復亨右拾遺張嘉貞同知安豐軍節度使事趙樞同知定海軍節度使事張光庭戶部主事高元甫刑部員外郎張巖叟尚書省令史傅汝梅張翰裴元郭乳皆趨走權門人戲謂胥門十哲復亨嘉貞尤卑佞苟進不稱諫職俱宜黜罷奏可於是持國以通奉大夫致仕嘉貞等皆補外頃之起知大名府事未行改樞密副使佐樞密

使襄治軍於北京一日上召翰林修撰路鐸問以他事因語及董師中張萬公優劣鐸曰師中附胥持國進持國姦邪小人不宜典軍馬以臣度之不惟不允人望亦必不能服軍心若回日再相必亂天下上曰人臣進退人難人君進退人易朕豈以此人復為相耶第遷官二階使之致仕耳尋卒于軍謚曰通敏後上問平章政事張萬公曰持國今已死其為人竟何如萬公對曰持國素行不純謹如貨酒樂平樓一事可知矣上曰此亦非

好利如馬琪位參政私鬻省醞乃為好利也子鼎別有傳

金史卷一百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金史卷一百三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六十八

列女

阿林妻　李寶信妻　韓慶民妻

雷婦師氏　康珠珠　李文妻

李英妻　相琪妻　阿爾占

薩哈連妻　許古妻　馮妙真

富察氏　烏庫哩氏　蘇呼妻

莽格妻　尹氏　白氏

聶孝女　仲德妻

寶符李氏 張鳳奴附

漢成帝時劉向始述三代賢妃淑女及淫泆奢僭興亡盛衰之所由彚分類別號列女傳因以諷諫范氏始載之漢史古者女子生十年有女師漸長有麻枲絲繭之

事有祭祀助奠之事既嫁職在中饋而已故以無非無儀為賢若乃嫠居寡處患難顛沛是皆婦人之不幸也一遇不幸卓然能自樹立有烈丈夫之風是以君子異之

阿林妻蒲察氏錄勒扎者金源郡王尼楚赫之妹天輔六年黃龍府叛卒攻鈔旁近部族是時阿林從軍薩勒扎糾集附近居民得男女五百人樹營柵為保守計賊千餘來攻薩勒扎以氊為甲以裳為旗男夫授甲婦女鼓譟薩

勒扎仗劍督戰凡三日賊去皇統二年論功封金源郡夫人大定間以其孫樂師為穆昆

李寶信妻王氏寶信為義豐縣令張覺以平州叛王氏陷賊中賊欲逼室之王氏罵賊賊怒遂支解之大定十二年贈貞烈縣君

韓慶民妻者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姓氏慶民事遼為宜州節度使天會中攻破宜州慶民不屈而死以其妻配將士其妻誓死不從遂自殺世宗讀太宗實錄見慶

民夫婦事嘆曰如此節操可謂難矣

雷婦師氏夫亡孝養舅姑姑病刲臂肉飼之姑即愈舅姑既歿凡師違與夫姪規其財產乃偽立媒證致之官欲必嫁之縣官不能辨曲直師氏畏逼乃投縣署井中死詔有司祭其墓賜謚曰節

康珠珠鄜州人夫早亡服闋父取之歸家許嚴沂為妻康氏誓死弗聽欲還夫家不可得乃投崖而死詔有司致祭其墓

李文妻史氏同州白水人夫亡服闋誓死弗嫁父強取之歸許邑人姚乙為妻史氏不聽姚訴之官被逮遂自縊死詔有司致祭其墓

李英妻張氏英初為監察御史在中都張居濰州貞祐元年冬大元兵取濰州入其家張氏盡以所有財物與之既而令張氏上馬張曰我盡以物與汝猶不見贖邪荅曰汝品官妻當復為夫人張曰我死則為李氏鬼頓坐不起遂見殺追封隴西郡夫人謚莊潔英仕至御史

中丞有傳

相琪妻欒氏有姿色琪為萊州掖縣司吏貞祐三年八月紅襖賊陷掖縣琪與欒氏及子俱為所得賊見欒悅之殺琪及其子而誘欒欒奮起以頭觸賊而仆罵曰我豈為犬彘所汙者哉賊怒殺之追封西河縣君謚莊潔

阿爾占宗室承充之女呼爾哈明安瓜爾佳胡山之妻夫亡寡居有衆千餘元定元年承充為上京元帥上京行省太平執承充應布希萬努阿爾占治廢壘修器械

積芻糧以自守萬努使招之不從乃射承充書入城阿爾占得而碎之曰此詐也萬努兵急攻之阿爾占衣男子服與其子富德督衆力戰殺數百人生擒十餘人萬努兵乃解去後復遣將擊萬努兵獲其將一人詔封郡公夫人子富德視功遷賞承充已被執乘間謂其二子紐赫博斯納曰吾起身宿衛致位一品死無恨矣若輩亦皆通顯未嘗一日報國家當思自處以為後圖二子乃冒險自拔南走是年四月至南京

通吉氏平章政事遷嘉努之女護衛尼楚赫妹也自幼
動有禮法及適内族薩哈連閨門肅如薩哈連為中京
留守大兵圍之薩哈連疽發背不能軍通吉氏度城必
破謂薩哈連曰公本無功能徒以宗室故嘗在禁近以
至提點近侍局同判睦親府今又為留守外路第一等
官受國家恩最厚今大兵臨城公不幸病不能戰禦設
若城破公當率精鋭奪門而出携一子走京師不能則
獨赴京師又不能戰而死猶可報國幸無以我為慮薩

哈連出廵城通吉氏乃取平日衣服粧具玩好布之卧榻資貨悉散之家人艶粧盛服過於平日且戒女使曰我死則扶置榻上以衾覆面四圍舉火焚之無使兵見吾面言訖閉門自經而死家人如言卧尸榻上以衾覆之薩哈連從外至家人告以夫人之死薩哈連拊榻曰夫人不辱我我肯辱朝廷乎因命焚之年三十有六少頃城破薩哈連率死士欲奪門出不果投壕水死有傳

許古妻劉氏定海軍節度使仲洙之女也貞祐初古挈

家僑居蒲城後留劉氏母子于蒲仕于朝旣而兵圍蒲
劉謂二女曰汝父在朝而兵勢如此事不可保若城破
被驅一為所汙奈何不若俱死以自全已而攻城益急
於是劉氏與二女相繼自盡有司以聞于朝四年五月
追封劉氏為郡君謚曰貞潔其長女謚曰定姜次肅姜
以其事付史館
馮妙眞刑部尚書延登之女也生十有八年適進士張
愷興定五年愷為洛川主簿大元兵破葭州綏德遂入

鄜延鄜人震恐具守備守臣以西路輸芻粟不時至檄愷詣平涼督之時延登為平涼行省員外郎愷欲偕妙真以往妙真辭曰舅姑老矣雖有叔姒妾能安乎子行妾留奉養十一月洛川破妙真從舅姑匿窟室兵索得之妙真泣與舅姑訣曰婦生不辰不得終執箕箒義不從辱即携三子赴井死縣人從而死者數十人明年春愷發井得屍殯于縣之東郭外死時年二十四

富察氏字明秀鄜州人納新之女完顔長樂之妻也哀

宗遷歸德以長樂為總領將兵扈從將行屬富察氏曰無他言夫人慎毋辱此身明秀曰君第致身事上無以妾為念妾必不辱長樂一子在幼出妻柴氏所生也明秀撫育如巳出崔立之變驅從官妻子于省中人自閱之富察氏聞以幼子付婢僕且與之金幣親具衣棺祭物與家人訣曰崔立不道强人妻女兵在城下吾何所逃惟一死不負吾夫耳汝等惟善養幼子遂自縊而死欣然若不以死為難者時年二十七

烏庫哩氏伯祥之妹臨洮總管圖們呼圖克們之妻伯祥朝貴中聲譽籍甚呼圖克們死王事崔立之變衣冠婦女多為所汙烏庫哩氏謂家人曰吾夫不辱朝廷我敢辱吾兄及吾夫乎即自縊一婢從死

參政完顏蘇呼妻亡其姓氏當崔立之變謂所親曰吾夫有天下重名吾豈肯隨衆陷身以辱吾夫乎今日一死固當但不可無名而死亦不可離吾家而死即自縊于室

溫特赫氏夫完顏莽格五朵山宣差提控和勒博之子也系出蕭王莽格叔父伊都節度秦州為大元兵所攻適病不能軍莽格為提控獨當一面兵退而伊都死莽格以城守功世襲穆昆收充奉御及崔立之變莽格義不受辱與其妻訣妻曰君能為國家死我不能為君死乎一婢曰主死婢將安歸是日夫婦以一繩同縊婢從之

尹氏完顏珠爾之妻也珠爾系出蕭王天興二年正月

從哀宗為南面元帥戰死黃陵岡其妻金源郡夫人聞

珠爾死聚家資焚之遂自縊年三十一珠爾贈官弟長

珠即日詔補護衛

白氏蘇嗣之之母許州人宋尚書右丞子由五世孫婦

也初東坡頻濱叔黨俱葬郟城之小峨嵋山故五世皆

居許昌白氏年二十餘即寡居服除外家迎歸兄嫂竊

議改醮白氏微聞之牽車徑歸曰我為蘇學士家婦又

有子乃欲使我失身乎自是外家非有大故不往也嘗

於宅東北為祭室畫兩先生像圖黄州龍川故事壁間香火嚴潔躬自灑掃士大夫求瞻拜者往往過其家奠之天興元年正月庚戌許州被兵嗣之為汴京廂官白拜辭兩先生前曰兒子往京師老婦死無恨矣敢以告即自縊於室側家人并屋焚之年七十餘嗣之本名宗之避諱改焉

聶孝女字舜英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天驥之長女也年二十三適進士張伯豪伯豪卒歸父母家及哀宗遷歸

德天驥留汴崔立劫殺宰相天驥被創甚日夜悲泣恨不即死舜英謁醫救療百方至刲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天驥竟死時京城圍久食盡閭巷間有嫁妻易一飽者重以崔立之變剽奪暴凌無復人理舜英頗讀書知義理自以年尚少艾夫既亡父又死非命比為兵所汙何若從吾父于地下乎葬其父之明日絶脰而死一時士女賢之有為泣下者其家以舜英合葬張伯豪之墓

完顏仲德妻不知其族氏崔立之變妻自毁其容服携

妾及二子紿以采蔬自汴走蔡蔡被圍丁男皆乗城拒守謂仲德曰事勢若此丈夫能為國出力婦人獨不能耶率諸命婦自作一軍親運矢石於城下城中婦女爭出繼之城破自盡

哀宗寶符李氏國亡從后妃北遷至宣德州居摩訶院日夕寢處佛殿中作幡旆會當赴龍庭將發即於佛像前自縊死且自書門紙曰寶符御侍此處身故後人至其處見其遺跡憐而哀之天興元年北兵攻城矢石之

際忽見一女子呼於城下曰我倡女張鳳奴也許州破被俘至此彼軍不日去矣諸君努力為國堅守無為所欺也言竟投濠而死朝廷遣使馳祭于西門正大天興之際婦人節義可知者特數人耳鳳奴之事別史錄之蓋亦有所激云

金史卷一百三十